2、王 尧：承德《安远庙碑》考释

3、王辅仁：关于清初西藏阿尔布巴事件的五个辞条及说明

4、江太新：从清初的垦荒政策看清代前期的地权分配

5、孟庆芬：试论第五世达赖喇嘛朝清与受封的历史意义

6、郭蕴静：浅述清代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兼谈清代是否闭关锁国

7、阎 晴：试论清代前期旗地所有制形式问题

8、读森坡：喀尔喀蒙古南迁的过程与原因辨析

9、杜 江：从普宁寺的修建略述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

10、李克域：从承德"外八庙"及文庙、武庙看清朝康、乾时期的宗教政策

11、蒙士娣：试论清代康乾时期热河地区农业的开发

（任 达）

木兰围场三百年学术讨论会

由河北省历史学学会、承德地区文化局、围场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召开的木兰围场三百年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日至廿五日在河北省围场县举行。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央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天津、吉林、河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蒙古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文物出版社《文物》月刊编辑部、

《文物天地》编辑部、北京外文局《北京周报》中央民族歌舞团、河北省文物局、承德市文物局、河北省旅游局、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承德师范专科学校以及《光明日报》、河北电视台等三十二个单位的清史专家、学者、研究工作者和编辑记者共四十多人应邀出席了讨论会。

木兰围场是清代入关后第二个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正式设置的。"木兰"为满语，译成汉文为哨鹿之意。在周环千余里的"木兰围场"之内设立了七十二围（即围猎点）做为行围狩猎"肄武绥藩"之所。每年中秋至重阳，清帝率领满、汉大臣、蒙古王公和北方、西北各少数民族首领举行大规模的"木兰秋狝大典"、并在这里接见、宴请、赏赐各少数民族首领，密切与蒙古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据不完全统计，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一百四十年中，康熙、乾隆、嘉庆三个皇帝共到木兰围场达一百零五次之多。除围猎以外，还在这里进行了许多政治、军事活动。如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在围场北部图里根伊扎尔围场行幄里接见了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的中方代表团，听取了汇报，对谈判，订约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康熙第一次亲征，坐镇于博洛河屯（今隆化县城）指挥了发生在围场北部边境的乌兰布通之战，平定了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1691年（康熙三十年）康熙坐镇木兰围场并到靠近围场西部的多伦诺尔主持了

"多伦会盟"。1757年（乾隆廿二年）平定准部阿睦尔撒那叛乱之后，第二年即1758年（乾隆廿三年）在阿济格起围场的布尾图口（今围场县棋盘山公社西北）接见了西域诸部首领为了纪念这个重要事件，把布尾图口改名为"伊绵峪"（伊绵为满语，译汉为大聚会之意）；1771（年乾隆卅六年）乾隆在伊绵峪接见了摆脱沙俄控制、率众万里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族首领渥巴锡一行，用蒙古语询问了率众回归祖国的途中经过和土尔扈特部蒙古的历史、并举行宴会，一起行围打猎。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对于团结蒙古和少数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巩固发展多民族国家统一局面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会同志通过对木兰围场的历史古迹、文物陈列的参观和康熙、乾隆、嘉庆三个皇帝的重要活动场所的实地考察，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讨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王钟翰、副教授王辅仁、河北大学教授河北省历史学学会副会长漆侠、内蒙古昭盟文物工作站站长苏赫（蒙古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李鸿彬、文物出版社编辑闫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薛衔天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副馆长杜江等九位同志分别以《乾隆皇帝和木兰围场》、《国语骑射和满族的发展》、《从木兰围场谈到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木兰围场的建立和衰落》、《从木兰围场看康、雍乾三朝的民族政策》、《木兰围场建立的政

治背景及其作用》、《围场起源》等为题在大会上做了学术报告。他们在报告中，以大量事实，论证了清代前期在木兰围场进行的政治军事活动和木兰围场的重要地位及重要作用，强调了加强民族团结对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为加强对木兰围场的研究，巩固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成果，将编辑出版《木兰围场三百年学术论文集》；并根据与会同志的提议，将推选组成《木兰围场研究会理事会》，做为密切联系，互通情况，交流研究成果的学术组织。

（布尼阿林）

国外书讯

《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一书在美出版

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副教授苏珊·娜克（汉名韩书瑞）的新著《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该书系精装大32开本正文256页，插图12张。

作者利用了清方大量档案、官书，和清人笔记、方志，具体记述了起义始末，分析了起义的背景、原因。在考察起义背景中，作者综合叙述了王伦起义前后发生在山东地方的其他一些起义斗争。

韩书瑞认为，这次白莲教起义的原因虽然是当时社会本身的危机造成的，但更重要的是白莲教组织本身的动因，这个教派成员对太